

您当前所在位置：首页 > 研究 > 理论研究

重建文字的地位：谈文字和图像的关系（3）

2009-11-9 10:28:07 作者：周彦 来源：《批评家》杂志 人气指数：8 字号：【大 中 小】

注明：未经本站允许，请勿转载！

摘要：2006年5月中到7月初，我从北到南走了几乎半个中国，深为现在所谓的“图像时代”所震撼，也深为如今的人们对“文字时代”的不屑一顾而悲哀。满坑满谷的有如给观者挠痒痒的刺激感官的“媚俗艺术”出现在各种商业的学院的艺术空间，包括各大美术院校的毕业生展览中。格哈德·里希特的模糊朦胧的“摄影绘画”形式被大量地模仿，而他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爱恨交织、他在所谓“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绘画里的讽喻及对摄影和绘画关系的思考则完全被弃之不顾。鉴于此，本文试图讨论文字和图像的关系及其互动的历史，从而推动重建文字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应有的地位。

有些图像的制造者们是一群“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人”。我以往常常听人说“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Do you know what you're doing?）或者说“他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He knows what he's doing.），这种问句或陈述在我听起来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一个人难道还有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的时候吗？一个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还用得着表扬吗？可是，在做着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大有人在，比如说有人画表现主义的画，却并不清楚表现的是什么，或者以宣泄的私密性掩盖这种“不知所云”的状态。且不说人类的情绪表达有着共同之处，科学对情绪的也有着可以进行逻辑追踪的方法，否则他人就无法感受和接收其情绪里传达的信息。我在今夏湖南长沙的一个题为“出湖·入湘”的展览中见到艺术家莫鸿勋的一组油画，深感表现主义不仅可以表达私密的情感，也可以传达一种集体的愤怒，而且在我看来后者似乎才真正的发挥了表现主义潜在的巨大冲击力（图5-7）。这一组题为“中国泛民”的方形构图系列油画，以“肖像”形式描绘了三位上访者，这种在现实里几近“司空见惯”的人物被以极其粗狂的笔触“写”出，让我们不可拒绝地感受到内中情绪的激烈。以绷带包扎的头部和面颊，表明上访者遭受过殴打，被扭曲的面部，尤其是已经变形的双眼，凸显这种外力对其身体的摧残已到了极其残酷惨烈的地步。如果说二十年前罗中立的“父亲”还只是曲折地表达了社会和体制对下层民众的长期凌虐的话，“中国泛民”则直截了当地展示了二十多年之后的社会和体制对草根阶层的极其非人性的施虐。权力体现的暴力还在那几个触目惊心大红印章中表现出来，“遣返原籍”、“XX省XX县XX乡XX村”的大字印章粗暴地盖在上访者的脸上，似乎还嫌不够，大印下还潦草地加上“越级上访，后果自负”的警告语。凌乱的头发，被打得移位变形的五官，浮肿的额头、双颊、下巴，以对比强烈的色彩和宽大的笔触表现出来，充塞画面的构图让人感觉人物有“夺框而出”的力度，而粗狂笔触下透出的人物的惊慌和无力使得整个系列充满两种力量对抗的张力。这个系列扭转了我对表现主义的一种认识偏差：一直以来我以为表现主义不过是个人化情感的小资性宣泄手段而已，八十年代马路和孟禄丁以来的新表现现在看来还是非常儒雅的“泄私愤”。在莫鸿勋那里，我看到了表现主义的批判力量，和它背后艺术家对社会不公的思考和愤懑，图像的力量来自对体制的批判。

批判的指向不仅是当代，也应该包括传统。在当今越来越多的人从传统中寻找文化资源时，不加区分甚至肆意放大其非人性非道德成分随处可见。古代的《兵法》被用来作为当今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的利器，西门庆和潘金莲如今成了将奸夫淫妇去罪化、合理化的牌坊。对于这种举国沦丧的现实，我们的一些批评家和艺术家不但视若无睹，有的还助纣为虐，沆瀣一气，“社会良知”“公众良心”的天职被抛到了太平洋！反而是一些年轻艺术家本着个人的敏感和直觉对传统中的负面成分进行着厘清和针砭的工作。我在四川美院油画系研究生二年级自发举办的年度展览《八路》中看到汪静的“蚀”系列时，眼睛为之一亮（图8-9）。画面是看上去非常简单的“现代静物”——一只硕大充塞画面的的鸭梨，没有背景，没有投影，因而也没有重力的“羁绊”。仔细看才能发现梨子身上都有勾线的“春宫画”，而梨子本身因为在“画静物”的过程中开始腐败，逐渐出现黑斑，而且有扩大连成一片的趋势。有的看上去像是烧出的效果其实是汪静一笔笔“写生”画出来的。这种以自然物腐败暗示文化腐败的象征手法，在汪静的画里是以微妙而不着痕迹的方式传达出来的。静物的去空间和扁平化的处理似乎将以“春宫画”代表的那种文人的猥琐和萎靡从历史的深处推到了现实的表层，图像的批判在这里是基于自然的规律和法则，从斑驳走向糜烂却暗示了一种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现实。

文字是思想的载体，文字是精神的载体。没有图像的文字可以独立存在，没有文字图像大概只能在大象画的画那里看到。重建文字在当代艺术中的地位，不是要而且也不可能代替或抹煞图像的功能，而是要为图像注入精神注入思想，重拾艺术和艺术批评的文化批判本质，在批判和自我批判中实现现代中国最需要的文化积累。大众文化

最新推荐

- 艺术史写作中的方法论差异
- 图像的晕头转向
- 批评家的人生
- 误读福柯论《宫娥》
- 批评也是一种创造
- 面对“图像转向”的批评
- 重建文字的地位：谈文字和图像的关系
- 从现代材料艺术到当代艺术
- 在云上的那些日子
- “众声喧哗”与自由交流
- 转机与介入
- “艺术批评”与“艺术地批评”
- “我们在批评与创作之间产生一种良性、真实的互动”
- 领升·2009中国美术批评家提名展开幕
- 面对灾难的视觉图像
- 视觉图像与书写语言之间的权力史
- 现象分析与问题研究
- 2008中国当代艺术理论的主要问题
- 观念摄影与纪实摄影的互涉
- 对当下艺术媒体和艺术机构的问题认识



需要的是吸引眼球的视觉大餐，精英艺术如今独缺的却是刺激大脑皮层的精神飨宴。沉沦一旦成为流行，天道便可能被挤到边缘。重建文字在当代艺术中的地位，重建现代人的精神乐园，此当其时。

2006年8月

附图：

一，“真与假”之一，图，赵汀阳；文，王鲁炎。丝网印，70 x 50厘米，2006年。

二，“真与假”之二，图，赵汀阳；文，王鲁炎。丝网印，70 x 50厘米，2006年。

三，“真与假”之三，图，赵汀阳；文，王鲁炎。丝网印，70 x 50厘米，2006年。

四，“真与假”之四，图，赵汀阳；文，王鲁炎。丝网印，70 x 50厘米，2006年。

五，莫鸿勋，“中国泛民之一”，布面丙烯油画，120 x 120厘米，2006年。

六，莫鸿勋，“中国泛民之二”，布面丙烯油画，120 x 120厘米，2006年。

七，莫鸿勋，“中国泛民之三”，布面丙烯油画，120 x 120厘米，2006年。

八，汪静，“蚀系列之一”，布面油画，2006年。

九，汪静，“蚀系列之二”，布面油画，2006年。

[1] 参见米契尔的辞条“文字与图像”，W. J. T. Mitchell, "Word and Image," Robert Nelson and Richard Shiff edited, *Critical Terms for Art History*,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 49.

[2] 关于希腊悲剧，参见AbleMedia网，"Introduction to Greek Tragedy," <http://ablemedia.com/ctcweb/netshots/tragedy.htm>

[3] 参见同注1, p. 50.

[4] 关于大脑半球理论，参见 网易，“雨人之谜”，
http://tech.163.com/06/0729/14/2N73GTL80009153B_2.html

[5] 参见同注1, p. 52-53.

[6] 张小涛，“绘画的抗体：浅析中国当代新绘画语言特征”，中国美术批评家网，2006年8月1日，
<http://www.msppj.com/view.asp?id=2330>。

[7] 参见Daniel Wheeler, *Art Since Mid-Century: 1945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The Vendome Press, 1991, pp. 247-248.

[8] 展览“柏拉图和它的七种精灵”图录，何香凝美术馆OCT当代艺术中心，2006，109页。王鲁炎的原文是，“把假的做成真的”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我认为，如果由假变真的“假”是真的，那么由假变真的“真”就是假真，也就是说当我们“把假的变成真的”时，也可以理解为把“真的变成假的”。把一个“真的假”演变成“假的真”改变的并不是“真”与“假”的本质，而是判断“真”与“假”的立场，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绝对意义的“真”与“假”。“真”与“假”是不确定和意义相互转换的。“真”在同一时刻既是“真”又是“假”，“假”在同一时刻既是“假”又是“真”。因此，由“假”变“真”，或由“真”变“假”，不过是我们对“真”与“假”的个人判断和选择。从这一意义上说，“真”与“假”是一种因人而异的存在，是由不同真假标准决定的存在，是诱使我们错误选择和判断的存在。

本文转载自：《批评家》杂志第四辑

>> 相关文章

- 图像的晕头转向
- 重建文字的地位：谈文字和图像的关系（3）
- 重建文字的地位：谈文字和图像的关系
- 视觉图像与书写语言之间的权力史
- 视觉图像与书写语言之间的权力史
- “历史的图像”将在深圳美术馆展出
- 图像的内在结构
- 面对“图像转向”的批评
- 重建文字的地位：谈文字和图像的关系（2）
- 面对灾难的视觉图像
- 视觉图像与书写语言之间的权力史（2）
- 图像的堕落
- 图像学的模式
- “新媚俗”绘画的三种类型

[更多>>](#)

最新新闻

- 误读福柯论《宫娥》（2）
- 误读福柯论《宫娥》
- 视觉图像与书写语言之间的权力史
- 视觉图像与书写语言之间的权力史（2）
- 意象之路：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试探性理论
- 论新时期的中国雕塑
- 谋杀“真实”

最新评论

暂时没有评论！

评论区域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762845 匿名发表评论

【温馨提示】

请您在留言评论时：尊重网上道德，遵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有关法律法规；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艺术批评家网站留言板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您在艺术批评家网站留言板发表的内容，艺术批评家网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参与本留言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不良留言举报电话：010-11000000

